

WUPEIFUZHUAN

吴佩孚传

JINGDIAN
ZHENGANG

本书用新角度、新观点全面讲述了这位独特的旧式军人和爱国民族将领，叱咤风云而又艰难曲折、颇具传奇色彩的一生。

陈杰◎主编



中华民国史上北洋军阀统治时期的佼佼者

他以其独具个性的政治表演和富有传奇色彩的人生历程，成为中国近现代史上颇具影响和受中外瞩目的历史人物。

吉林人民出版社

WUPEIFUZHUAN

吴佩孚传

JINGDIAN
ZHENGANG

本书用新角度、新观点全面讲述了这位独特的旧式军人和爱国民族将领，叱咤风云而又艰难曲折，颇具传奇色彩的一生。

陈杰◎主编



中华民国史上北洋军阀统治时期的佼佼者

他以其独具个性的政治表演和富有传奇色彩的人生历程，成为中国近现代史上颇具影响和受中外瞩目的历史人物。

◎ 吉林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吴佩孚/陈 杰编著. —长春: 吉林大学出版社,
2010. 5

ISBN 978-7-5601-5706-1

I. ①吴... II. ①陈... III. ①吴佩孚(1873 ~ 1939)
—传记 IV. ①K827 = 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071466 号

书 名:	吴佩孚
作 者:	陈 杰
责 任 编 辑:	王世林
责 任 校 对:	王世林
封 面 设 计:	创品牌
出 版 发 行:	吉林大学出版社
社 址:	长春市明德路 421 号
邮 编:	130021
发行部电话:	0431-88499826
网 址:	http://www.jlup.com.cn
E-mail:	jlup@mail.jlu.edu.cn
印 刷:	三河市耀德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10 × 1000 毫米 1/16
印 张:	22
字 数:	280 千字
版 次:	2010 年 5 月 第 1 版 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601-5706-1
定 价:	39.8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前 言

吴佩孚，民国初年直系军阀中首屈一指的人物，第一个登上美国《时代》周刊杂志封面的中国人。

在民间的口耳传说中，吴佩孚以这样的故事被津津乐道：吴有“三不主义”，不住租界，不积私财，不举外债，一生不违；吴失败了也不“下野”，关起门来作大帅，文武大员每人每月领薪水大洋五块，谁不收就是看不起吴大帅；吴有清廉名，有个军校同学想在河南谋个知县，吴批了四个字：豫民何辜；该人又想谋个旅长做，自表决心“愿为前锋，功成身退，解甲归田，植树造林，造泽百姓”，吴又批：且先种树。最有意思的是有个洋小姐爱上了吴大帅，千里迢迢写信来诉说爱情，吴拿着情书当公函，一样批了四个字：老妻尚在！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吴曾多次通电反对在巴黎和约上签字，支持学生运动，颇得舆论的好评。当然，1923年2月，吴佩孚也镇压了京汉铁路工人罢工，造成了“二七”惨案……

本书细致地描述了吴佩孚的一生。在叙述过程中，注意到了趣味性、严肃性与通俗性的结合，着力于吸引读者。文中既有正史的叙述，又有杂官稗史的考证，妙趣横生，其味无穷。适合各年龄段愿意了解这一段历史和人物的读者阅读。

当然，本书并非一本历史学著作，因此，我们在尊重史实的基础上，根据行文和读者的需要，合理、大胆地进行了合乎文学规律的再创作和艺术加工，以期给读者带来最大的精神享受和阅读享受。

由于学识所限，加之时间仓促，本书的不当之处自是难免，诚望各位读者提出宝贵意见，在此先予致谢。

吴佩孚

目 录

第一章	少年时代	(1)
第二章	飞黄腾达	(9)
第三章	登上中国政治舞台	(45)
第四章	坎坷仕途	(79)
第五章	偏居蜀地	(134)
第六章	含恨惨死	(158)
第七章	旁人眼中的吴佩孚其人其事	(172)
第八章	吴佩孚著述精选	(265)

吴佩孚

WU PEI FU



目

录



第一章 少年时代

吴佩孚（1874——1939），字子玉，山东蓬莱北沟吴家村人。

吴佩孚生于前清同治十三年甲戌（1874年），三月初七日，辰时。

父亲吴可成，依靠祖上传下来的安香杂货店，做点小生意，维持生活。这位吴老先生，颇富有国家民族思想，当吴佩孚出世的时候，正值日本明治天皇登基后七年，励精图治，变法维新，亟欲侵夺朝鲜、台湾、琉球；这一年有台湾土著劫杀日本琉球海滩难民的事件发生，日本人乘机挑衅，派兵攻台，明明吃了败仗，反而向我国索偿军费50万两，消息传出，中国老百姓颇为愤慨。可能吴可成日有所思，夜有所梦，由于潜意识的关系，吴佩孚诞生的那一天，他梦见明朝抗倭名将、民族英雄戚继光到了他的家里，蓬荜生辉，令他振奋异常；由于戚继光字佩玉，因此，当吴佩孚呱呱坠地，吴可成便以佩为名，以玉为字，给他的二儿子取名佩孚，字子玉。



吴佩孚的母亲张氏，是一位克勤克俭、很有志气的贤妻良母。安香店的蝇头小利，不足以应付小家庭的开销，她白天帮同照料店铺，料理家务，晚上便借如豆一灯，纺点纱来赚两个钱，以此贴补家用。

吴佩孚上面还有一个哥哥，叫吴道孚，早夭，因此吴二爷成为吴家的长子。他三岁的时候，光绪二年丙子，添了一个弟弟，名唤文孚。



吴佩孚

吴佩孚

吴可成夫妇对两个儿子管教很严，尤其是对吴佩孚，因为他是长子，父母寄予的希望很高。可是毕竟家境清苦，两夫妇成天忙于衣食，难免照顾不周，而吴佩孚小时候玩心很重，在家里待不住，经常和些小朋友到处游荡，龙神庙、蓬莱阁，都是他们每天必到的地方。

这蓬莱阁是蓬莱县的一大胜迹，坐落在城北丹崖山上，阁之下便是渤海之滨，汪洋万里，惊涛拍岸，极宜于远眺。蓬莱阁建于宋朝治平年间，明朝的参将，清朝的藩王孔有德曾经在那儿住过，阁顶悬有一块大匾额，上书“海不扬波”四字。



由于小时候每天都到蓬莱阁游玩，吴佩孚对那儿的一草一木，非常熟悉，于是在他投身行伍，征战半生，睽违故乡数十年里，他无时无刻不眷念蓬莱阁的景物。当他于民国二十八年被日本人谋害于北平后，他的老政务处长刘泗英，特地为他在四川南川金佛山麓三泉公园也构筑了一座蓬莱阁，供奉吴佩孚的遗像，悬挂楹联，灯火香花，由紫阳、青阳两位羽士，朝夕膜拜，以彰忠烈。刘泗英曾经记有诗，常乃德为此还写了一首“湘月词”。

吴佩孚儿时虽然顽皮，但很能自爱自重，父母也很是喜欢他，所以他不曾挨过打。最重的一次处罚，是因为他在外头玩了一天，实在太疲倦了，忘了洗脚便上床去睡，结果被他母亲发现，把他叫醒过来，端端正正地坐在床上，不许躺下。

长到六七岁时，父亲教他认字、念书，然后送进私塾。蓬莱县学后

街地点偏僻，坐落在孔庙和考棚的后头，一排屋子，全是窄门浅户，湫隘简陋，安香店自也不能例外。家里面别说书房，连张书桌也没有，吴佩孚愁眉苦脸，拿着父亲买来的书本，问他母亲说：

“娘，你让我上哪儿去念呢？”

所得到的回答是：“我给你想法子。”

家里有一副大石磨，搁在廊檐底下，吴大娘去找来一块木板，往磨顶上一放，然后双手抱起了吴佩孚，叫他用骑马式，坐在磨脖子上，就这么样，书桌也有啦，凳子也得嘞。吴太夫人很满意地笑笑，把书本摊开在他跟前，说声：“孩子，你好好儿地念罢。”

这一套特制的书桌和椅子，还有一层妙用，那便是小吴佩孚坐上去以后，根本就别想溜；如欲下地，非得大人把他抱下来才成。

过路的街坊乡邻看见吴佩孚骑在石磨上，咿咿唔唔地念书，吴可成笑容可掬地招揽生意，吴张氏当街坐着，一架纺车，一只小板凳，一得闲便纺个不停，于是颌首赞许地说：

“唔，这家子人，将来必定发达！”

还没个发达的影子呢，转眼间就到了光绪十六年（1890年），吴佩孚14岁，吴文孚11岁，父亲害病死了。剩下孤儿寡妇，哭得天昏地暗，日月无光，家中一文积蓄也没有，吴太夫人又是天生的傲骨，再没有钱也不开口求人，只得草草地将她丈夫营葬。

父亲一死，吴家仿佛栋折梁摧，天崩地裂，店务没人照管，只好让它自生自灭。母子三口生活没有着落，吴大娘便夜以继日地纺纱。丈夫的亡故早已使她哀伤逾恒，心力交瘁，繁剧沉重的家事和工作，更使这位意志坚强的女人形销骨立，健康大受影响。14岁的吴佩孚在这时候变了，他不再贪玩游荡，从此变得沉默寡言，每天深夜伏在枕上，看灯光闪烁，映照着母亲日渐瘦削的面庞，单薄而佝偻的身子。咿——呀的纺车声响和读书声相唱和着，形成他一生最凄怆的乐章。吴佩孚缩在被窝里紧紧咬住牙关，他不许自己哭，但是他已下定了决心。

有一天，他所要探问的事情，终于有了点眉目，于是他秘密地部署妥当，然后兴冲冲地回到家里。吴佩孚蹲在纺车旁边，问他母亲：



吴佩孚

吴佩孚

“娘，我也去挣钱，帮着养家，可好！”

抬起疲倦的眼睛，望了他一眼，吴大娘说：

“你给我好好地念书，我们这一家子，指望都在你身上咧！”

“娘，我赚钱也是读书。”

“哪儿会有这种好事、”吴大娘头也不抬，“还是等你念好了书，再去赚大钱吧！”

“娘，我说的是真的。”

“我不信。”

“娘，是真的。登州水师营在招学兵，一个月有二两四钱银子的饷。”

二两四钱银子，在当时真是一笔大数目，一家三口省吃俭用，加上吴大娘的纺纱收入，就能有个富余。吴佩孚以为他母亲听了会惊一驚的，哪儿知道，吴太夫人声色不动，只是在说：

“你别胡思乱想啦，才14岁的孩子，人家肯让你去当兵？”“不是当兵，是当学兵。”

“就算是当学兵，你这点年纪也不够呀。”

忽地站起身来，挺一挺胸：

“娘，我生来个子高，就说我18岁，也没人会不相信的。”

定定地看了吴佩孚半晌，吴大娘喃喃自语：

“嗯，这孩子是长得高。”

但是，即使个子长得再高，能够冒充得了18岁，吴大娘还是不赞成吴佩孚进水师营。自从满人入关，多尔袞为了压制汉人习武，唯恐浸假成为反抗的力量，恶意的命人散播“好男不当兵，好铁不打钉”的谣言以来，有清一代二百六十余年，竟然在中国人心目里形成牢不可破的观念。基于此，吴太夫人反对甚烈，同时，她自吴佩孚生下了地，便将一切美好的希望，都寄托在他身上，不欲吴佩孚废辍学业。

第一次的请求，所得的结果是严词拒绝，断乎不准。但是吴佩孚实在不忍再看母亲这样劳苦下去，而且，不论吴太夫人如何焚膏继晷，拼命苦干，手工纺织的收入究竟有限，渐渐地一家三口三餐难继了，吴佩

孚觉得自己身为长子，不能袖手旁观。因此，他锲而不舍，再接再厉，一有机会便跟他母亲絮聒不休，后来，他迎合母亲的心意，又一次兴奋不已地跑回家来说：

“娘，我打听得确实了，水师营里的学兵，上课上操，一个星期里面只有两天。”

“两天？”吴大娘的心思，有点儿活动了，出操上课。一个星期只要去两次，一个月充其量也不过八九日，倒有二两四钱白花花的饷银好拿，这个待遇，实在是太优厚、太可观、太划得来。

“一星期去两次水师营，”吴佩孚恳挚地说：“娘，还有五天的时间，我可以继续念书。”

“继续念书，”吴太夫人沉沉地叹口气，“你打6岁起进私塾，九岁就开篇做文章，12岁念完了四书五经，好些个老夫子，都夸奖你诗跟文章做得好哩。现在你都14岁了，只怪家里没钱，请不来好老师，还让你在私塾里当大学生。这么样继续念下去，我真不知道你能念出什么名堂。”

一听他母亲提起这件事，吴佩孚不禁心花怒放，当时便问：

“娘，你可晓得李丕森李老师？”

“登州府头一位好老师啊！”可见吴大娘平日对这些名师留意得很，“李老师教出来的举人、秀才，好些个咧。你提李老师做什么？”

“娘，李老师答应教我读书呢。”

喜出望外，吴大娘停下手头的工作问：

“你骗我？”

“不，是真的，”吴佩孚忙答，“李老师说，他看中我家贫而好学，书念得不错，诗文也有点根底，他说他要好好地教我。”

“这——”吴大娘立刻便联想起钱的问题，不期然的有些儿踌躇，“我们怎送得起李老师的束脩呢？”

“娘，李老师本来是这么说的，只要我肯发奋向上，好好地念书，他念在我们家道贫寒，宁愿分文不取。可是，”一声苦笑，“我也想这样不太合适。所以我想这么着，先去水师营拿几个月饷，等到明年开



吴佩孚

吴佩孚

春，我们省吃俭用，凑一笔数目，送给李老师当束脩，然后我再开始跟他念。娘，你说这样可好。”

多半是受了儿子能够从名师就读的鼓励，吴大娘很勉强地答应了一声：

“好吧。”

于是，实足年龄只有13岁的吴佩孚，便开始穿上了水师营学兵的军装，一周两次，到营上去上课，操练。他住在家里，饭也是回家吃，月终发饷，他拿到二两四钱白花花的银子，揣在怀中，喜洋洋地跑回家去，双手捧给母亲。自从他13岁开始赚钱养家，一直到若干年后饷银仍有富余，吴佩孚总是一文不花，全数充作家用。

吴大娘嫁到吴家以后，吴家开的那片杂货店，只有萎缩，从来不见扩充。贱买贵卖，生意来往，通常都是使的制钱，成锭的银子极少过手。如今大儿子才13足岁，便能赚钱养家，而且饷银一拿回来便是成锭的足色库银，第一次从吴佩孚手里接过他辛苦赚来的银两，吴大娘喜得落下了眼泪。

转眼之间就过了年，转眼之间又开了春。有一天，吴大娘换了一身于净衣服，叫吴佩孚也穿得齐齐整整，她取出了封好的一包纹银——三母子勤劳节省，节衣缩食，攒下来的结果。备几色礼物，这位含辛茹苦的老太太，母代父职，她亲自领了吴佩孚，前去谒见李老师，行拜师的大礼。

李丕森，字汉卿，是登州府的宿儒，国学大师，蓬莱名举人孙丹黻、优贡生温念曾、生员张祚庭等都出自他的门下。当然，尽管这位李老师一生海人不倦，弟子数以百计，他所教出来最有成就的一位学生，仍还是后来名满天下、叱咤风云的吴佩孚。

刚开始在李老师的门下受业，和他同时执经问义的大学生，一共有三十多位。吴佩孚因为十二岁到十五岁这三年时间混在私塾里白耽搁了，因此他很难赶上去，念得很吃力，兼以他等于是半工半读，因此名列前茅轮不到他的份，再怎么废寝忘食地苦读，他的学业成绩依然平平。

吴佩孚

吴佩孚

WU PEIFU

◎ 第一章 少年时代

十四五岁的少年，不但自食其力，赚钱养家，而且还能利用学兵的余暇，用功念书。吴佩孚的老师，蓬莱县里有名的李丕森及乡党邻右，免不了要对这个无父的孤儿，刮目相看。人人都在夸赞，吴家那个老二，将来准有出息。

因此，吴佩孚 15 岁的时候，便有人来登门提亲，说的是王家的姑娘，门当户对，年貌相若，吴佩孚也曾看见过她。当他母亲征询他的意见时，他本来觉得 15 岁订亲未免太早，但是他想起了一点，母亲年纪渐渐地大了，又要操持家务，又要从事纺织，实在是太辛苦。自己早两年成亲，新媳妇进门，可能会成为母亲的帮手。从这个角度设想，吴佩孚无可无不可地应允了这门亲事。

然而不幸得很，王家姑娘还没有过门。在吴佩孚 18 岁时，他的未婚妻便一病不起，吴佩孚是饱读经书、讲究五伦八德的人，他尽心尽礼地办了丧事，并且把这位王小姐归葬吴家的祖坟。

22 岁的时候，吴佩孚考中了进士，可惜的是，就在这一年，他染上了吸食鸦片的嗜好。那时在吴佩孚的家乡开烟馆的都是有钱有势的人。

其中最有权势的一家叫翁钦生，以经商起家，其分店远及东三省一带。朝内有人做官，他本人与地方官府亦通声气，在府城里被视为一个了不得的人物。那时烟馆林立，其中有“雅座”与“普通座”之分：雅座是单房，炕上铺着大红毯，是留给特权阶级客人享受的。那时不论富翁或穷汉都不喜在自己家里开灯，往往呼朋引类到烟馆里抽得满屋子乌烟瘴气，认为不如此不算过瘾，颇像近年来北平及广州人坐茶馆的风气。吴秀才属于穷汉一类，只能在“不雅之座”行走，不敢与八大家并肩而坐。

一天，吴的烟瘾发作，一足跨到烟馆来，因“不雅之座”客满，便与店伙商量，想在雅座内借抽几口，抽完后马上就走。店伙泛着一双白眼说，“雅座有是有一间，翁爷独个儿躺着打瞌睡，可是咱们不敢让你拼进。”吴连声说：“翁爷是熟人，我过过瘾马上就走，让我自己和他商量。”



吴佩孚

吴佩孚

吴挂着一副笑脸走进了那间雅座。翁只微睨了一眼，懒懒说道：“老二干吗？”吴委婉地说明来意，翁“呸”了一声，把脚伸直用力一踢道，“滚！”

吴一言不发，低着头走了出来，店伙们报以轻蔑眼光。

除“八大家”之外，登州府著名人物还有所谓“九虎”，是指一群兴风作浪的讼棍，大概都是些穷而无赖的不第秀才，官府视为败类，“八大家”对之亦有三分畏惧，正合着“阔佬怕光棍”的一句老话。一天，这个“不第秀才集团”来了个请求入盟的正式秀才，大家认得是吴老二，问他：“干吗要加入？”吴重重地吁了一口气，把烟馆受辱的事述了一遍，请大家想主意代打不平。这些人都是天不怕地不怕的汉子，岂有袖手之理？他们都拍着胸脯说道，“好吧，咱们等着机会，让那个狗杂种知道厉害！”

事有凑巧，翁老太太做寿开堂会，满城官员无不登门拜贺。吃完了寿筵，男女宾客分坐两壁听戏，正听得津津有味之际，十虎假“拜寿”为名闯入临时剧场，演了一幕“大闹天宫”的怪剧：向女宾做尽种种丑态，吓得她们没命乱窜。气得翁圆睁怪眼大呼道，“来呀，快把这帮痞棍绑到知府衙门去！”

秀才造反不过那么一回事，怎挡得如狼似虎的豪奴，十虎俄然变成了十只老鼠——抱头鼠窜而出。吴老二溜得快，做了漏网之鱼，同伙中有几个做了瓮中之鳖。翁打听得祸首是吴，嘱托府尊指名拿办，吴在故乡不能安身，仓皇逃往北京。茫茫然又像丧家之犬。吴在旅途中想着：“劣绅诚然可恨，大烟尤为败国亡身的媒介。”他从此便恨上劣绅，同时把大烟当做了终身之敌。

第二章 飞黄腾达

北京崇文门外巾帽胡同“隆庆栈”是蓬莱人所开的。那天来了个客人，是茫茫无归的吴秀才，店主人孙老头知道他身边没有一个“大”，念在“老乡”份上，姑且让他住店，却不许白吃白喝。他拍着吴的肩头说：“伙计，你这个秀才名头有何用处？饥不足为食，寒不足为衣，得改行混口饭吃才对呀！”吴苦笑着说：“我什么都不会，光会写春联、算命。”孙说：“写春联不济事，一年到头只有几天好写。还是算命的好。”

从此吴在崇文门外搭起课棚来以六爻卦糊口。饭虽有得吃，可是吃得并不饱，生意好时回栈吃干饭，生意不好时店主人只许吃稀饭。而且整天在旷地中喝着呼呼猎猎的北风，说着渺渺茫茫的鬼话。吴生平不嗜皮黄，不懂得谭腔汪调，可是他那时偶然也哼上“卖马”的一段。

一天，一位口操蓬莱音汉子踱到课棚边。吴拱拱手说，“老乡，你问的啥事！”那人扑哧一笑说，“老弟，连你堂哥哥都不认识了吗？”吴抬头一看，果然是多年未见的堂兄亮乎，脸上不觉害臊。亮乎说：“昨天我从这儿路过，远看像你，近看更像你，越看越像你，后来认定是你。今天咱们喝几盅去。”

吴收起课棚，随着亮乎走到一家杏花村小馆喝了几杯黄汤汤，腰花、肚尖之类，填塞了多年不知肉味的枯肠，觉得头脑昏昏然，身子飘然，有一饭难忘之感。亮乎望着他的堂弟叹气说：“兄弟，听我说，人要往高处爬，算命哪有出息？老弟年纪说小不小了。依我看，万般皆下品，惟有从军高。你能听我的话，不是我说句奉承老弟的话，三年五载你不戴红顶子，前呼后拥，马蹄得得，就算我吴亮乎瞎了眼睛。”吴



吴佩孚

吴佩孚

听了心里一动，但没说什么。渐渐地越谈越对劲，黄汤汤越喝越多。临别时亮孚从腰包里掏出几锭银子给吴说：“莫迟回别了店主东，烧了课棚，快快投军去！”在堂兄的鼓动下，吴佩孚打听到天津开平有一所武备学堂在招生，便前往报名。

开平武备学堂是李鸿章办的第一所新军训练机构，原名天津武备学堂。我国创始新式陆军的第一人是李鸿章，而不是袁世凯。李鸿章早在同治元年（1862年），就借由英国人戈登之助，编练洋枪队，攻打太平天国军。光绪十一年（1885年），他在直隶总督任上，采纳戈登的建议，在五月五日那天，奏办武备学堂于天津，延请德国教官，购办新式枪械，招收知识青年，授以天文、地舆等新学，以及炮台营垒诸兵法。这所天津武备学堂，实为我国有史以来第一所学府，天津武备的早期学生，因此多半出人头地，飞黄腾达，成为中国新制陆军开辟以来的重要人物。其中最著名的，厥为往后袁世凯手下的三员大将，号称北洋三杰的“龙”王士珍、“虎”段祺瑞和“狗”冯国璋。

考试的时候，吴佩孚学术两科统统及格，临到体格检查，居然出了问题——开平武备学堂的德国教官，对于学生体格要求很严。他们规定，入伍生的体重，必须在七十公斤以上，而吴佩孚一上秤，偏偏只有六十九公斤略过，于是德国教官摇摇头，说了一句生硬的中国话：

“你——不行。”

“俺怎么不行？”吴佩孚急得嚷叫起来，“才差这么一点点，俺要是早晨多撑一斤饼，这体重不就够了七十公斤了吗？”

但是德国教官置之不理，吴佩孚正在方寸大乱，无以为计之时，旁边有一位职员拉他一把，悄声地说：

“洋鬼子不会听你的，你一定想入学，只有去找学堂的孙总办。”

吴佩孚并不认识孙宝琦，他完全是由于亟于入学，激起了勇气，问明总办办公的地点，也不通报，觑个空，趁卫兵没留神，他一闪身子钻了进去。

孙宝琦愕然地望着这位不相识的闯入者。

“总办大人，”吴佩孚敬了个礼，朗声地说：“俺叫吴佩孚，山东蓬

莱人，13岁就在水师营当学兵，23岁中了秀才，俺是为了抵御外侮，志切报国，去年跑到天津投军。我在武卫左军聂统领麾下当护勇，刚跟八国联军打过仗，我亲眼看见聂统领阵亡，看见天津卫的人被洋兵任意屠杀，俺要报这个血海深仇，所以俺才……”

“慢着，慢着，”孙宝琦听他越说越激动，连忙摇手拦阻说：“我们不是正在招考吗？你报了名没有？考过了没有？”

“学科、术科都及格。”

“那么——”

“俺体重不过少了那么不到一斤。”

“啊，”孙宝琦点点头，温煦地说：“你先到外面去等一会儿，我派人去查查你的成绩看看。”

于是吴佩孚敬礼退出，在门外屏息守候，心跳突突，他是有点紧张，因为在这时节，正是他一生的转折点，关系重大。

须臾，孙宝琦又喊他进去，吴佩孚笔挺地站在他跟前，听总办大人笑容可掬地说：

“我查过了你两科的成绩，都很不错，因此将你破格录取。”吴佩孚听了，欢喜得想跳，却又听到孙宝琦接着说：“你要记住，我们这个学堂是李中堂李大人叫办的，聂统领是李中堂的爱将，你晓得了我为什么额外收录你的道理，你就得好好努力！”

“是！”吴佩孚深心感动地说：“我一定不忘总办大人的训诲。”

学科、术科都有相当的根基，可是出乎意料之外，吴佩孚在武备学堂的成绩始终平平，明明是同学之中的佼佼者，偏就无法出人头地。推究个中缘故，多半是因为他跟教官处得不好，他一见那些蓝眼珠黄头发的德国教官，忍不住就要联想起天津屠戮的惨状，因此他常常故意拂违、顶撞，使教官们见了吴佩孚便头痛，想些个招子来故意折磨、惩罚，吴佩孚却又咬紧牙关，竭力忍耐。

庚子之役，在军事方面，八国联军将清军的五个主力武卫军，打垮了其中之四。马玉崑——后来又换了宋卫领的前军，只剩下残余几队并入了姜桂题的毅军。董福祥的后军首先跟“拳匪”合流，被八国联军



消灭殆尽。荣禄亲自统领的中军，也在津京两役中被打得落花流水，风流云散。左军随聂士成之死而溃，这一支建立不及一年的，我国历史上第一支“新建陆军”，至此，就只剩下被袁世凯出任山东巡抚时带走了的武卫右军，算是实力完整、毫发无损的。

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九月二十六日，李鸿章病逝于直隶总督任上，袁世凯擢升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他率领武卫右军拱卫京畿，驻扎在天津东南的小站（现已改称新农）。当年，直隶省的南宫、威县、广宗等地发生民变，袁世凯派兵救平，得胜回朝。这时正值清廷下诏变法，慈禧太后由于“拳乱”，这才晓得刀矛实在敌不过枪炮，她同意了袁世凯的奏议，不惜倾全国之力，赶紧编练新军。

当时，淮军将领胡燏棻，先已奉旨练兵于小站，他编练十营“定武军”。这十营定武军及开平武备学堂是李鸿章一手创立淮军系统硕果仅存的两个单位。

袁世凯奉旨“小站练兵”，他便老实不客气地将淮军两单位一体接收。他创设“常备军”，自任总统，将十营定武军纳入建制，然后，又将开平武备学堂迁往保定，改成了“北洋武备学堂”。

开平武备的教官和毕业生，一律充任北洋武备的教官和队长，尚在肄业者，有的调赴军中，有的转送北洋武备，从头学起。

袁世凯的“常备军”，下设三处，三处总办都是天津武备学堂出身，亦即后来的北洋三杰：

参谋处总办段祺瑞原任武卫右军炮队营统带；

教练处总办冯国璋原任武卫右军步兵营统带；

兵备处总办王士珍原任武卫右军工程营统带。

由于袁世凯承继了李鸿章的余绪，从高级干部到定武军的小兵，一概是淮军的班底，而他练兵起家的地点又是天津小站，所以在民国初年的时候，大家都管北洋军阀叫“小站系”，又称“淮军余孽”。

常备军的军制，由袁世凯亲自订定，一军两镇（师）。一镇步队两协（旅）、马队一标（团）、炮队一标、工程队一营、辎重队一营。镇以下的单位，每协两标、每标三营、每营四队（连）、每队三排、每排